

雪飘落的声音

□崔立

一早，我送女儿上学的路上，车窗外突然下起了雪。女儿看到雪花，兴奋地叫出声：“下雪了，爸爸，终于下雪了！”我静静地听她欢呼，脸上也挂起淡淡的笑意。

因为下雪路面湿滑，我开得不快，车子缓缓在马路上驶过，距离学校越来越近。在等候一个红灯时，我猛然听到女儿一阵迫不及待的呼喊声：“爸爸，你看，你看呀……”

我循着女儿说的方向看过去。飘散的雪花中，一个如女儿一般大的女孩子坐在一辆电瓶车的后面，她两只手掌心向上托着，雪花轻轻落在她手上，毫无疑问，很快又会化作水。因为这雪花的颗粒，实在是太小，太过单薄了。

女儿说：“爸爸，她能触摸到雪花吗？”

我想了想，说：“可以吧。”

女儿说：“希望雪花能下得小一点吧。”

我一愣，女儿喜欢下雪，她不是更应该希望雪花下得更大一些吗？红灯变成

了绿灯，车子缓缓向前。我从后视镜中，看到了那辆骑得有些歪歪扭扭的电瓶车，显然，地面结了冰，骑车的艰难和危险是可想而知的。我明白女儿的意思了。

去年有一次我陪女儿坐地铁去体育中心，中途一个头发略有些斑白的女人，带了个男孩子上来。上车后，男孩子一开始还挺安静，一动不动地站着。很快，好像是一个中年女乘客的外放音乐声触动了他，男孩子突然暴躁起来了，手和脚不受控制地动弹。我看到那个女人使劲地拉住男孩子，男孩子却在奋力挣扎，我隐约看到了女人眼眶里闪烁着的泪，随时要落下。

“请你关掉你的外放音乐行吗？”一个脆生生的声音响起，是稚嫩的女儿在和那个中年女乘客说话。女乘客抬起头，有些诧异地看向女儿，说：“为什么我要关掉音乐，和你有什么关系呢？”

“请你关掉音乐，好吗？”面对那个身高

体型都远超自己的中年女乘客，女儿居然毫不怯懦。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她这么大胆地在外面和别人说话，脸上写满坚定的神色。“请你帮个忙，好吗？”女儿又说了一句。

女儿说话的同时，不远处挣扎的男孩子，和那个拉住男孩子的女人，他们的举动，分明被中年女乘客看到了。别的乘客的眼神也早已聚焦在中年女乘客身上，她赶紧关掉了手机外放音乐声。

女儿说：“谢谢你。”

神奇的是，因为外放音乐声的停止，上一秒还在挣扎的男孩子，居然马上恢复了平静，安安静静地站在原地，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那个女人朝女儿感激地点了下头。

学校到了。女儿下车了，我看着她走向学校的背影慢慢远去。

我缓缓地往回开车，雪花还在飘着。

我只愿这一场雪花，能给人世间带来更多的更好。

心儿轻扬

□叶志勇

冬天是不紧不慢地到来的。

1991年，我在华东一座小城上大学，纷纷扬扬的雪在我散步时织就了天地之网，我一人独行，四周寂然，雪轻轻耳语，纯净的舞蹈抚弄我的肢体。下午，我从宿舍五楼的窗子里望见偌大的操场一片静谧，雪用自己的舞姿涌向大地，而一望无际的大地静卧，怀拥白雪。一只鸟儿从图书馆左边飞出，悠然落在操场边的栏杆上。这时雪已渐止，鸟儿梳理羽毛，又滑向操场，怡然自得。那一幕轻触我的灵魂，拨弄我生命的琴弦。在寒流肆虐的冬天，这只鸟儿把春天轻轻推到了我面前。

后来回到家乡工作，在那群山环抱的山地，冬天是常见到雪的。可惜，那些年却再也未见那酣畅淋漓的大雪。只有一年，雪后初霁，我走出蜗居的房子，行走在乡间路上，看见广阔的田野到处是犁过的一簇簇的黑土，被雪滋润后充满了活力，有的上面顶了蓬松如玉的白雪。整个图景清新怡人。

在家乡工作常常想起那座求学时待过的小城，想起小城中冬天四处飞扬的寒风。我总喜欢一人行走在寒风肆虐的城市，身边是来往的人群和喧嚣的声响，当刺骨的冷风包裹全身，心中激起的是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向往。因为在风中我真实感受到周围的一切，仿佛置身在漠漠荒原，而风停止狂哮后，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人们快乐的容颜，飘进我耳中的是隐约的歌声。城市在这时又恢复了生机与活力。我因此更加殷切地憧憬未来。多年后从偏僻的家乡来到熟悉的小城工作，虽然当年在风中疾走时看到的风景已如尘沙般散去，但那份激情依然激荡在胸中。

冬天的阳光是迷人的。它让我无法不歌唱，无法不点燃生命的火把。在家乡的某一个傍晚，我骑车拐上一条小道，转弯处忽被一片红光吸引，一抬头，一轮又圆又红的太阳定定泊在远处的山峰上。我忽然心空澄澈。很多日子我就沉浸在这种意境中。就像现在，寒流包裹了大地，西风呼啸着掠过城市，我仍感到生命拔节的声音。

那天我的小屋静静的，我正读书，一个女孩轻轻走了进来靠近我。当我反应过来时，脖子上已多了一条围巾。那是一条马海毛围巾，紫色中夹杂着纯白，很青春，就像眼前的女孩。她浅浅笑着，眼中亮亮的。后来，她成了我的妻。那年雪很大，厚厚的雪拥抱着美丽的大地，玉树琼枝，雪后的世界静谧、温馨。想起当年的情景，我和妻往往会相视一笑。

冬天是温暖而又温馨的，让我把心儿轻轻扬起。

冬深田未眠

□周汉兵

车过一个急弯，面前豁然开朗，出现一大片稻田。准确地说，是一大片稻桩田。

稻桩，就是水稻收割后留下的稻谷桩以及再生苗。干枯的稻桩参差不齐，成片地站立着，纯一色的焦黄，像一床厚厚的被子覆盖在田野上。此时的稻桩田，一眼望去一片荒芜，似乎在沉睡。

在稻桩田的旁边，是一大片冬水田。田里水平如镜，空旷开阔。冬水田静静地享受着冬日的闲暇，水面倒映出冬日里难得的蓝天白云。微风吹过，水面起了皱纹，几片被吹进田里的枯叶在水面上漂浮着，一荡一荡的。

我很喜欢冬水田的这份恬静，这份静谧搅动了我将泯灭的童心。我决定，再来玩一次儿时的游戏——打水漂。就是用比较薄的石片、瓦片，低角度向水面用力飞出，这石片瓦片就会借助惯性，一起一落形成抛物线，在水中漂起来。

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要找几块瓦片实在有些难度，我费了一番功夫，总算找到了几块勉强还算薄的石片。我一次次抛出去，第一次只是咕咚一声

砸了个水窝，第二次漂起了三个圈，第三次终于找回了感觉，一下飞出了10多个圈。石片一起一落，由近到远，由高到低，由稀到密，就像在跳芭蕾舞。

我停止了游戏，生怕惊醒了田园的酣梦。但我突然发现，这田并未入眠，或者说并未深眠。静观，分明能感受到它们的律动，虽然有些微弱。那密密麻麻或高或低的稻桩依稀散发着谷穗的芬芳，那些潜藏在泥巴里的泥鳅、鳊鱼、青蛙等，都默默等待春风春雨的唤醒。

看，水面上有了气泡，此起彼伏，一串一串的。这是田野在呼吸，还是生物在呼吸？应该都有吧。我蹲下来细听，似乎听到了它们的心跳，“砰砰”“咚咚”，一声接着一声。这一声声心跳，给人以希望和力量。

突然，一只水鸟倏地飞到冬水田里，两只脚爪和嘴几乎同时接触水面，掠得水面荡起一圈圈波纹，随后又倏地飞向天空。水鸟在干什么？是在寻找食物还是喝水？

水鸟刚好从田坎上的一群鸭子头顶飞过。这群鸭子有的正在梳理羽毛，有的

把头埋在翅膀里小憩。受到了惊吓的鸭子，嘎嘎叫着，扑腾一下飞到田里，溅起了片片水花。随后，它们排着方阵，在水面上自由自在游弋，盛满蓝天白云的水面顿时荡漾开来。

一位老人牵着一头牛，走过冬水田的田坎，来到我身边。老人告诉我，因为冬水田四季不断水，所以往往水面生有绿萍，水中可见游鱼。我是记得的，小时候，村民常去冬水田里捕鱼，右手握一根顶部弯曲的竹竿，轻轻在水面划出半道圆弧，左手拿着渔罩反扛于左背。一旦惊扰了鱼儿，看见鱼儿游动，渔罩瞬间罩下来，十有八九鱼儿就在罩子里了。

就在冬天，看似寂寥的冬水田，却是半睡半醒着。

冬水田主要是为了蓄水，避免春旱缺水无处安放秧母田，所以这冬水田对村民来说是“命根子”，农人春天的梦想是从冬水田酝酿的。

我决定迅速离开，让冬水田安静入眠，以便有足够的精力孕育春天的希望，成就春天的梦想。

乡间剃头匠

□周天红

麻二爷从李家塘挑着一挑剃头挑子，忙着去倒桥子。

倒桥子逢农历三六九赶乡场。好多时候，麻二爷都挑着剃头挑子，天没亮就忙着去倒桥子摆摊子剃头。

倒桥子是一个大山里的乡镇场子。几匹大山梁子之间，方圆十几里地界才得一个乡场，那里自然是人气旺盛了。再说，倒桥子是很有些说头的。场镇子只有两条街道，街旁全是老式的川南古典民居建筑。两条街道的中间连接处一座老石桥，早些年涨大水，把老石桥冲塌了一半，就余下半截石桥，再用几个石墩子排着，连通着南北的青石古道。

麻二爷的剃头摊子就摆在那半截老石桥正对着的老黄桷树下的石坝子上。

单说麻二爷那剃头的手艺活儿，那在倒桥子一带都是出了名的。三十里外的上马场，麻二爷在那里跟着老师白九爷足足学了三年呢。白九爷那脾气哪个不晓得？三句话没整对那手里的梳子就敲在你头上了。严师出高徒嘛。麻二爷的手里，平头

寸头，老的少的，小媳妇的短发头，刚出生不久的娃娃儿头，这些通通不在话下，一把剪子在手手嘎嘎直响，三下五除二，一个头就剃好了。刚才还立毛支乱鸡窝一般的小伙子，下了麻二爷的剃头板凳，转眼就精神有模有样了。刚才还灰头土脸的大姑娘，走出麻二爷的剃头摊子，转眼就眉清目秀水灵水灵的了。

倒桥子逢场的日子，好多人不是为了去买点卖点什么，而是专门去麻二爷的摊子上剃头。爬坡上坎都不怕，就为了去剃个头，精神一下。再说，麻二爷的脾气也好。剃头摊子旁边，好几条空板凳摆着，剃头不剃头的，都坐在板凳上休息，还有一大缸子茶水摆着，随便打来喝就是。他不像场上卖花布的刘二嫂。你在地摊子上看花布，她脸都笑烂了对你，但如果你光看不买，那脸色立马就晴转阴，走时说不定还吼你两句。那态度，那生意，还能好吗？

坐上了麻二爷的剃头摊子，要剃头就剃，要摆龙门阵吹闲事儿，随便吹。张家的娃儿考上大学了，李家的儿子娶上媳妇了，你想

说说说想摆就摆。还有人一边剃头一边找麻二爷调解家庭矛盾的，剃了头请麻二爷到他家吃年猪汤的，都有。反正乡下人就这习惯，看谁顺眼，就和谁说心里话交真心朋友。你说，麻二爷的剃头摊子能不热闹吗？

你别看麻二爷又矮又黑，就靠着这手剃头的手艺活儿，不但娶了媳妇，还盘出了两个大学生呢。麻二爷说，自己没啥大本事，就靠剃头，也不能让娃吃亏受罪。

倒桥子场上，曾经有七八家剃头摊子和门市，垮的垮，走的走，现在就只留下麻二爷的剃头摊子了。

逢场天，麻二爷还挑着剃头挑子忙着从李家塘往倒桥子场上赶，那里热闹，那里还有好多人等着麻二爷剃头呢。好多外出打工的做生意的，回到倒桥子场上，还是去麻二爷的剃头摊子上剃头。

一条高板凳，一块白帕子布围着，三两下功夫，一个头就剃好了，多么简单的事儿啊。

简单就是生活，古老就是岁月。

有好多的时候，我们都习惯回到过去的时光里，剪不断，理还乱。